



劉向說苑卷第六

復恩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勤以為君而不求其賞君持施以救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帝道接君懸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達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之恩則臣必死以復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蜃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美其愛蜃蜃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蜃蜃巨虛蜃蜃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蜃以

說苑卷第六

漢書

走虜非性之愛，蠶蟹巨虛也。為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蠶也。為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行賞者，亦亂之基也。夫禍亂之源，基由不報恩生矣。

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予雖有功，皆驕實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為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蕃援我，使我不得為。」

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為次賞夫勇  
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  
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為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  
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  
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  
固為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與聞之曰文  
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  
詩云率禮不越此之謂也

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籩豆苜蓿顏色黎黑  
手足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  
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將及國夫子不喜而哭

何也其不欲吾反國乎對曰籩豆苜蓿所以官  
者也而棄之顏色黎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  
而皆後之臣聞國君蔽士無所取忠臣大夫蔽  
遊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所蔽之中矣不  
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不與咎氏同  
之者有如白水祝之乃沈璧而盟介子推曰獻  
公之子九人唯君在耳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  
晉記者非君而何唯二三子者以為己方亦亦  
誣乎文公即位賞不及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  
曰尤而効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  
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

文其母曰能如是與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飢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名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表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

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為文公反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與為文公酌諸大罍酒酒酣文公曰二三

子盍為寡人賦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為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蛇著乾獨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耶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邪請公命廩人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廩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為也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為一人言施一人猶為一塊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邴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微時孝宣皇帝即位

衆莫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至御史大夫宣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為博陽侯終饗其樂

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喜功之色文侯命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操以進主書者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之舉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平原君既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患之邯鄲傅舍史子李談謂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即勝虜何為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困而君之後宮百數婦妾荷綺縠厨餘梁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為矛戟而君之器物鐘磬自恣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君何患無有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分功而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食士方其危苦時易為患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三

千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秦軍秦軍為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為孝侯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禍反也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

讓者怒以其精氣能使襄主動心乃漆身變形吞炭更聲襄主將出豫讓偽為死人處於梁下駟馬驚不進襄主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襄主重其義不殺也又盜為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繕宮襄主動心則曰必豫讓也襄主執而問之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君子不能死還反事之今吾殺智伯乃漆身為厲吞炭為啞欲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豫讓曰中行君眾人畜臣臣亦眾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為之用襄子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自置車庫中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讓自知遂自殺

也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幸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敢從何也？』」幸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者，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為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留侯張良之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官事。韓韓破，良家童三百人，弟死不葬。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

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遂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於博浪沙，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購甚急。良更易姓名，深亡匿。後卒隨漢報秦。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為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王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



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為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為知己者死而况為之哀乎

晉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為中軍尉趙盾死子朔嗣為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為晉將朔取成公姊為夫人大夫屠岸武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龜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子趙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晉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編告諸將

曰趙穿弑靈公盾雖不知猶為首賊臣殺君之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趨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且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後生男乳朔客程嬰持亡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疾問韓厥韓厥知

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  
夫自中衍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  
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紂  
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  
未嘗有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  
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云趙尚有後子孫  
乎韓厥具以實對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  
孤兒名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曰韓厥  
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孤名曰武諸將不得  
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所賈為之矯以君令并  
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請

立趙後今君有令群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  
嬰編拜諸將軍將軍遂返與程嬰趙武攻屠岸  
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故人安可以無  
恩夫有恩於此攻復於彼非程嬰則趙孤不全  
非韓厥則趙後不復韓厥可謂不忘恩矣  
北郭駘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  
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  
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犇北郭子召其  
友而告之曰吾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  
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  
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

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矣方必見國之  
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遂巡而退因  
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國  
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  
以死白己也太息而歎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  
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  
百製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壞交  
假之道則亦敬矣又何禮焉甯文子不聽遂致  
之吳赤市至於智氏既得事將歸吳知伯命造  
舟為梁吳赤市曰吾聞之天子濟於水造舟為

梁諸

職也且敬太

甚必有故使人視之視則用兵在後矣將以襲  
衛吳赤市曰衛假吾道而厚贈我我見難而不  
告是與為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衛人警戒  
智伯聞之乃止

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  
于髡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  
淳于髡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復大笑而不  
應三問而不應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  
為戲乎淳于髡對曰臣不敢以王國為戲也臣  
笑臣隣之祠田也以奩飯與一鮒魚其祝曰下

田誇邪得穀百車蟹堞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草車百乘五為上卿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為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不勝及即位乃掘而刑之而使歆為僕奪庸織之妻而使織為參乘公游于申池二人浴於池歆以鞭

扶織織如歆曰人奪女妻而不敢怒一扶女庸何傷織曰孰與刑其父而不病矣若乃謀殺公納之竹中

楚人鬻龜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龜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弑靈公子夏口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劉向說苑卷第七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彊者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不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耻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修近理，內政，擲機之禮，壹妃匹之際，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耻。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季孫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言明其化而已也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上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也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繆誅賞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力賞罰此之謂也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阨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急轡銜者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乂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

公叔文子為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則下

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  
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  
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為國家者謹之於  
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  
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  
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  
知反之已者也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  
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  
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

讎也若何而毋畏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  
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  
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  
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慧士可與辨物智士可  
與辨無方聖人可與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為非  
衆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已則尚與之爭曰不如  
吾也百已則疵其過千已則誰而不信是故民  
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殺也可  
麾而致也衆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  
衛靈公問於史鮪曰政孰為務對曰大理為務

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為務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鮪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為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柁以行之一鬪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為非也此其為殺人亦眾矣故曰司馬為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脩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矣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為務也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為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牝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季白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為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為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脩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為愚者也况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為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

乃請無訟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歛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文王問於呂望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

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歛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歛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曰喜以賞不曰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媮慝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武王問於太公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為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為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

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夏殷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

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為之柰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

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為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諭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鄣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

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  
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  
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  
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  
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相亂莫資魯曾莫惠我師  
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  
政其同乎哉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  
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  
心矣何閉於門哉

子產相鄭簡公謂之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

夫衣裳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  
之醜也國家之不治對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  
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亂外無諸  
侯之患也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  
善斷事子太叔善決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為  
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變而立至又善為辭令  
裨諶善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有事乃載裨諶  
與之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斷之使公孫  
揮為之辭令成乃受子太叔行之以應對賓客  
是以鮮有敗事也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

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  
信於令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  
三者足矣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  
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為之柰何文  
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  
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  
者曰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  
之惡蔽人之善者曰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  
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  
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

明明乃治治乃行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  
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  
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間其故於宓子賤宓  
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  
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  
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  
則不然斲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立所以  
為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  
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

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  
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  
可以教弟矣友十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  
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  
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  
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  
觀天下務求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  
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  
其與堯舜繼矣  
宓子賤為單父宰辨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  
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

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  
善敢不承命乎  
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  
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  
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  
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  
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  
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  
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  
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  
與之共治單父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  
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  
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農學焉  
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而  
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  
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  
孔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  
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  
誦之文今復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  
奉祿雖少而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  
二也公事雖急夜勤早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

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  
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  
晏平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  
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  
寡人將加大於子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  
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  
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  
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  
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  
怨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後治東阿也屬託行  
貨賂至并會賦於金庫少內便事左右之化之

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飢者道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敏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殿景公乃下席而聽之曰子欲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平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復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察可以親上

子貢為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曰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曰事君子君子固首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意

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為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為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亡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己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然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共言治



天下如運諸手掌何以楊朱曰臣有之君不見夫羊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君且使堯牽一羊舜荷杖而隨之則亂之始也臣聞之夫吞舟之魚不遊淵鴻鵠高飛不就汙池何則其志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繁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謂也

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為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脩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况人乎

魏文侯問李克曰為國如何對曰臣聞為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嘗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內衣美裘以為榮華入則脩竽瑟鍾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回徙託焉燻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

塗此鼠所以下可得殺者以杜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言權重於百姓下誅之則為亂誅之則為入主  
察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噬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為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言則善無由入矣

復橐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為復橐之君不對而循口操矜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飢寒乎夫以我為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諭自禮之千金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女釣之友者文公喟然嘆曰封狐女釣何罪哉以其收去罪也大夫樂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非狐豹之罪

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樂故曰樂而不平人將  
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財是列地以分民  
散財以賑貧

晉文侯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今熟不知分腥  
分腥不知分地割以分民而盡其爵祿是以上  
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  
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蝕之寡人學  
惜焉詩所謂彼日而蝕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  
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  
月之災故不可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

二曰擇人三曰從時

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  
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  
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  
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  
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  
惡而故室美新墻卑而故墻高吾是以知其民  
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  
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伯禽  
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

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

何也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為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

齊人甚好較擊相犯以為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為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較擊者不祥臣共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為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肯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

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  
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寔  
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則後莫復  
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孔子可謂通於化  
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

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子曰  
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  
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  
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魯  
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為刑罰乎自  
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聽

聒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庸之美古之魯俗  
塗里之間羅門之羅收門之漁獨得於禮是以  
孔子善之夫塗里之間富家為貧者出羅門之  
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收門之漁有親者  
取巨無親者取小

春秋曰四民均則王道興而百姓寧所謂四民  
者士農工商也婚姻之道廢則男女之道悖而  
淫泆之路興矣

劉向說苑卷第八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舡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子孫非疏之也任庖人鈞屠與仇讎僕虜非向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

猶大匠之為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功  
校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天下知商將亡  
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秦  
之必霸也豈特船乘哉夫成王霸固有入亡國  
破家亦固有入桀用千莘紂用惡來宋用唐鞅  
齊用蘇秦秦用趙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  
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  
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于又况  
乎俗主哉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衆暴  
寘強劫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纘  
桓公於是用管仲鮑叔隰朋賓胥無甯戚三存  
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攘戎狄卒脅荆蠻以尊  
周室霸諸侯晉文公用咎犯先軫陽處父強中  
國敗強楚合諸侯朝天子以顯周室楚莊王用  
孫叔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征陳從鄭敗強晉  
無敵於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  
及由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吳用延州來季子  
弁翼州揚威于雞父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  
為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弒於臣者不先得  
賢也至簡公用子產裨謚世叔行人子羽賊臣  
除正臣進去強楚合中國國家安寧二十餘年

無強楚之患故言莫有宮之奇晉獻公為之終夜  
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遠乎  
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夫宋襄公不用公子目夷  
之言大辱於楚曹不用僖負羈之諫敗死於戎  
故共惟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在乎審已而任賢  
也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世而視  
已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為人君者不可以不  
慎也國家惜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  
見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無憂行  
政二十一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  
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耳或作故

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子買不可使成衛公  
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侵於臣下外困於  
兵亂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  
而後乃漸變為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  
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入主  
忽於所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  
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  
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瑋公  
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  
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  
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救之國政授



之國政者是其賢也。君知能見賢而皆  
不能用，故宋瑋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  
瑋蚤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隣國而况  
自存乎。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  
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陰之狗盜  
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為仲父，百里奚  
道之於路，傳賣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甯  
戚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  
國司馬，喜贖脚於宋而宰相中山范擘折魯拉  
齒於魏而後為應侯。太公望故光婦之出夫也。

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  
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絲絲之葛在於曠野，  
良工得之以為締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此七  
士者不遇明君，聖至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  
猶絲絲之葛矣。

眉睫之微接而形于色，聲音而風感而動乎心，  
寧戚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  
而登，嵯孔子為之下車，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  
王舉太公不以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  
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去之接也  
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

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  
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虎之尾而知其  
大於狸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節見  
則百節知矣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觀  
小節固足以知大體矣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  
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  
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弑於匹虜之宮威王  
以齊強於天下而濬王以弑死於廟梁穆公以  
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刳於望夷其所以若王  
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處強

稱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  
餓死於沙丘任李兌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為  
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任也故魏  
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  
出鄆陵任唐睢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  
友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  
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  
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  
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  
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紆者之三面而

夏民從越王不陳舊家而吳人服以其所為之  
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  
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  
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  
叔以為賢於己而進之為相七十言而說乃聽  
遂使桓公除報讎之心而委國政為桓公垂拱  
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  
走桓公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射殺王  
子比干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治而鄒  
元去陳自是之後敦蕪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  
比干泄治而失箕子與鄒元也蕪昭王得鄒隗

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至於  
是舉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蕪校地許眾非與  
齊鈞也然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  
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  
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所以  
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  
危亡而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  
却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  
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死尚如是其厚也  
況當世而生存者乎則其弗失可識矣  
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

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殺大夫於係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

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室為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失管仲隰朋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蟲流出戶一人之身榮辱俱

施者何者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士佐急矣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脩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伯牙子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復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為鼓琴者非獨鼓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以接之賢者奚由盡忠哉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樂而後至也

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  
達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  
至矣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  
則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  
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間夫士存則君尊士亡  
則君卑周威公曰士壹至如此乎對曰君不聞  
夫楚平王有士曰楚侯晉丘負客王將殺之出  
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為城濮之戰又有士曰苗  
賁皇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為鄢陵  
之戰又有士曰上解子玉將殺之出亡走晉晉  
人用之是為兩堂之戰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  
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於是興師而襲郢  
故楚之大得罪於梁鄭宋衛之君猶未遂在于  
此也此四得罪於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國  
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  
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無貴乎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  
毋取拙者無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  
也孔子曰拙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  
人不可以為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  
驗也夫言矢和詞而後求其忠焉馬怒愿順然  
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

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  
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  
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  
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  
言者所以抒其匈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  
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  
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  
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  
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  
使周公驕而且恠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亦有  
至者則必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  
矣  
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  
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  
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  
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  
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  
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  
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  
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  
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暮月

四方之士相携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  
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齊景公伐宋至于岐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  
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  
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  
仲歟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  
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  
臣盡管仲也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  
焉舟人吉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  
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

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  
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  
吾尚可謂不好士乘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  
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  
尺寸之數夫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卑益之滿  
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  
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  
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  
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  
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

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  
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驩駟騏驎  
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  
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鷹西施  
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  
嘿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  
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  
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  
舉放而呼狗張弓而視雞矣雞有香餌而不能

致者害之必也

宗衛相齊遇逐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

七人而問焉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

田饒等皆伏而不對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

而難用也饒對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是君不

能用也宗衛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饒對曰

厨中有臭肉則門下無死士今夫三升之稷不

足於士而君鴈鷺有餘粟紈素綺繡靡麗堂楹

從風雨弊而士曾不得以緣私果園梨栗後宮

婦人據以相擗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者君

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



財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哉於是宗  
衛面有慚色逡巡避席而謝曰此衛之過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  
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  
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  
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  
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玉材國有賢人  
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  
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  
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鮪去衛靈公邨  
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鮪之入也而後入臣是

以知其賢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  
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去堂上有二十五老人  
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  
人之力方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孔子閒居喟然而嘆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  
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為之也何若孔子曰  
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  
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  
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  
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眾攻寡而無不消

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後太子擊馮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為我請君待我朝謁太子不說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三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共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

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嘆曰微吾子之及吾安得聞賤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為獻於我我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以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晉文侯行地登陸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侯曰會夫為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文侯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為戮焉隨會曰君奚獨問為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

為人君而忍其臣者邪文侯曰為人君而忍其  
臣者其罪何如隨會對曰為人君而忍其臣者  
智士不為謀士不為言仁士不為行勇士不  
為死大侯接綬下車辭大文曰寡人有要牌之  
病願諸大夫勿罪也

齊將軍田疇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  
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  
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為將軍知之乎曰  
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為人灌  
園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弟變姓  
名竟為庶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孫志

三去相而不海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  
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吞一國之  
權提鼓旆旌堅執銳旋回十萬之師擅斧鉞  
之誅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疇曰今日諸  
君皆為贖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  
之大道謹聞命矣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黃踞  
堂而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  
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  
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孔子之郊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問顧

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問又顧口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肩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閤小德出入可也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為

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爵於酒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

魯人攻鄆曾子繹於鄆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鄆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

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鄆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鄆君復脩曾子舍而後迎之

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共食出與同衣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召子韋而貴之左君曰君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用子韋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尚是子韋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樹以從我者奚益於吾亡哉

揚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

好士故走來見簡主聞之絕食而歎跽而行若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八矣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為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

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之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十三年諸侯舉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  
召其群臣大夫告曰有智為寡人用之於是博  
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大笑  
不應三咲不應王艷然作色不悅曰先生以寡  
人語為戲乎對曰臣非敢以大王語為戲也臣  
笑臣隣之祠田也以一盞飯一壺酒三鮒魚祝  
曰蟹堞者宜禾泮邪者百車傳之後世洋洋有  
餘臣笑其賜鬼薄而請之厚也於是王乃立淳  
于髡為上卿賜之千金草車百乘與平諸侯之  
事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攻齊  
此非淳于髡之力乎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  
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為之奈何對  
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  
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  
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  
使眅子將楚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而忌從相  
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如是則王僅得存耳於  
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擒將  
軍首反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眅子將楚悉發  
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為左  
右司馬蓋王車屬九乘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

正領齊祛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  
為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為用  
是以亡也田居為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  
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眇子之為  
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  
王僅得存耳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然嘆曰吾  
獨無豫讓以為巨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  
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  
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  
侯曰善受浮而飲之嚮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

以為臣故有豫讓之功也

趙簡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良臣史厲曰安用  
之簡子曰良臣人所願也又何問焉曰君以為  
無良臣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薦可章善而替  
否獻能而進賢朝夕誦善敗而納之聽則進否  
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良臣也不能匡相其君使  
至於難出在於外又不能入亡而棄之何良之  
為若不棄君安得之夫良將營其君使復其位  
死而後止何曰以來若未能乃非良也簡子曰  
善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

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  
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  
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  
知其賤已而讎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讎之怨讎  
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晉荆戰於邲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昭公  
將許之士貞伯曰不可城濮之後晉勝于荆文  
公猶有憂色曰子玉猶存憂未歇也困獸猶鬪  
况國相乎及荆殺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  
或者大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  
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荆勝也昭公曰善  
乃使復將



劉向說苑第九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為也是故諫有五一口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

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  
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  
身不死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  
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  
合禮不處也三賢而不用則其君之失也  
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  
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觸趨進諫曰君樂  
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  
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觸趨進撫衣待  
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  
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

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  
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楚莊王立為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  
惡為人臣而遠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  
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  
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  
莊王立鼓鍾之間左伏揚姬右擁越姬左綢衽  
右朝服曰吾鼓鍾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  
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  
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  
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列鍾鼓之懸明日授

蘇從為相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歛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  
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至君  
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  
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鍾磬等瑟  
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為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為  
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  
竊願味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誦五  
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為何隱官皆曰不知  
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溺  
諸盡而峻城樹三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

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飢色而禹有  
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達平公曰善  
乃屏鍾鼓除筦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孟嘗君將西入秦賓客諫之百通則不聽也曰  
以人事諫我我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我則殺  
之謁者入曰有客以鬼道聞曰請客入客曰臣  
之來也過於淄水上見一土耦人方與木梗人  
語木梗謂土耦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為耦人  
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沮壞應曰我沮乃反  
吾真耳今子東園之桃也刻子以為梗遇天大  
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今秦四

塞之國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於是  
孟嘗君逡巡而退而無以應卒不敢西嚮秦  
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  
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操彈於後園露沾其  
衣如是者三日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  
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  
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安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  
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  
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  
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群臣欲諫而莫

敢莊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  
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  
不穀知詘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  
以為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  
酒以椒舉為上客罷陽夏之師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為長信侯  
為生兩子毐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  
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鬪瞋目大叱曰吾乃皇  
帝之假父也寧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鬪者  
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毐懼誅因作亂戰咸陽  
宮毐敗始皇乃取毐四支車裂之取其兩弟廢

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于蕢陽宮一本作下

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蒺藜其脊肉

幹四支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

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

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

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

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邪使者問茅焦茅焦曰

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

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

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使

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

鑊湯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按

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

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

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

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

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

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

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

之行陛下不自知邪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

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

有不慈之名遷母蕢陽宮有不孝之行從蒺藜

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  
秦者臣竊恐秦亡為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  
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  
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為仲  
父爵之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  
迎太后黃陽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  
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秦  
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之力也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  
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  
已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  
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聞暇之人  
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已  
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  
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  
已來汝將諫邪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  
行且已聞之士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  
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費谷  
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顧臣  
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  
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  
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

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  
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  
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士  
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  
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  
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一作加諸寡人  
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  
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  
入諫者吾將與為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  
歌之曰薪乎菜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菜乎薪  
乎無諸御已訖無入乎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鍾昭寡人之名  
為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若之行  
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  
吾北伐孤竹刻令去而反者武也吾為葵丘之  
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  
九國寡人不愛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  
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  
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昔  
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誦於一  
劍非武也姪娣不離懷衽非文也凡為不善遍  
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

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託之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

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遊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為絕我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荆臺之遊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遊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

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為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樞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陔為陵於荆臺未嘗有持鍾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箇露之贈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舟一作舟之姬淫其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為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箇露之贈畋於雲澤三月不反及得舟之姬淫其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答匍伏將答王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侯矣願請變更而無答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答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答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聞之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變

痛之何益保申超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穀之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黃之狗折箇露之贈逐舟之姬務治乎荆燕國三十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也蕭何王陵聞之曰聖主能奉先世之業而以成功名者其惟荆文王乎故天下譽之至今明主忠臣孝子以為法

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為馳底之臺上可以

設千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  
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鐘晏子諫曰君不勝欲  
為臺今復欲為鐘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  
民之哀而以為樂不祥景公乃止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  
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令知其  
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為吾  
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  
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  
於四隣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夫子

伴之勿傷吾仁也

景公好弋使嬖嬖離離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  
之晏子曰嬖離有罪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  
公曰可於是乃召嬖離數之景公前曰汝為吾  
君主鳥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  
人是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  
是三罪也數嬖離罪已畢請殺之景公曰止勿  
殺而謝之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則跪  
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  
子睹齊教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

豈被髮乘六馬御婦人出正閨則跪擊其馬而  
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反不果出是以不  
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  
出正閨則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  
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公  
戮於刑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  
丁對曰君無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無隱  
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  
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刑絕有  
所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  
百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

可於是令刑跪倍資無正時朝無事  
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問曰君至晏子  
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  
有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  
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  
簞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  
之家前驅報問曰君至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  
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  
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  
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簞簋者有人  
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報問

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擊琴行歌而至公曰  
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  
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賢聖之君皆有益友  
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  
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  
軍却闔廬謂大子夫差曰爾忘句踐殺而父乎  
夫差對曰不敢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  
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三年伐越敗於夫湫越王  
勾踐乃以兵五千入一作棲於會稽山上使大  
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安國為臣妾吳  
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  
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  
其後五年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  
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不可勾踐食不重  
味帑死問疾且能用人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  
越腹心之疾齊猶疥癬耳而王不先越乃務伐  
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  
遂與鄒魯之君會以歸蓋踈子胥之言其後四  
年吳將復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  
其眾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  
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王

信用齧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疾今信其游辭偽詐而貪齊璧猶石田無所用之盤庚曰古人有顛越不恭是商所以興也願王釋齊而先越不然將悔之無及也已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謂其子曰吾諫王王不我用吾今見吳之滅矣女與吳俱亡無為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歸報吳王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曰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其怨望猜賊為禍也深恨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計謀不用乃反怨望今王又復伐齊子胥直懷強諫沮毀用事激幸吳之敗以

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曰輟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臣使人微伺之其使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人臣內不得意外交諸侯自以先王謀臣今不用常怏怏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鏹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讒臣宰嚭為亂王顧反誅我我令若父霸又若立時諸子弟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立欲令吳國與我我顧不敢當然若之何聽讒臣殺長者乃告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

眼著之吳東門以觀越寇之滅吳也乃自刺殺  
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  
江中吳人憐之乃為立祠於江上曰名曰胥山  
後十餘年越襲吳吳王還與戰不勝使大夫行  
成於越不許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之言  
至於此令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吾何面目  
以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刎

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  
比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雖叛而  
危之不可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  
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

朝簡公喟為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  
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

魯襄公朝荆至淮聞荆康王卒公欲還叔仲昭  
伯曰君之來也為其威也今其王死其威未去  
何為還大夫皆欲還子服景伯曰子之來也為  
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勞不遠道塗而聽於荆  
也畏其威也夫義人者固將慶其喜而弔其憂  
况畏而聘焉者乎聞畏而往聞喪而還其誰曰  
非侮也芊姓是嗣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易事  
君任政求說其侮以定嗣君而示後人其讎滋  
大以戰小國其誰能止之若從君而致患不若

違君以避難且君子計而後行二三子其計乎  
有御楚之術有守國之備則可若未有也不如  
行乃遂行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  
聞之為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  
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  
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  
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  
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敢避誅以  
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世也臣誠願披  
腹心而効愚忠恐太王不能用之臣誠願大王

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縷之  
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  
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  
而重驚之係方絕而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  
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誠  
能用臣乘言一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如重卵  
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  
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保萬乘之勢不出反  
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重卵之危走土  
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  
惡其迹者却背而走無患也不知就陰而止影

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  
為欲湯之冷令一人吹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  
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  
猶抱薪救火也卷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  
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善  
射矣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於臣未知操弓持  
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  
從來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之乃以挈木水  
排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之然夫銖  
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  
隙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蘗可引  
而絕可擢而拔壞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礪  
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時  
而大積德修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為非  
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誠願大王孰  
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吳王不聽卒  
死丹徒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  
清泠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  
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  
曰我下清泠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  
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



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奔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弃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

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暗上無聞則謂之聾聾暗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且合穀粟之穰以消倉廩合疏縷之緯以成幃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

劉商說苑卷第十

敬慎

齊之禍繇其要在身聖人重誠敬慎所忽中庸  
 曰莫見乎德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獨也諺  
 曰君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此之謂也昔成王封周公同公絳不受乃封周  
 公子伯禽於魯將絳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  
 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  
 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  
 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

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  
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  
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  
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  
謙德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  
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  
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  
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  
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是以衣成  
則缺衽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  
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

聖敬日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嘆子夏避席而  
問曰夫子何為嘆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  
缺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  
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  
虛受之故曰得苟接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  
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先恭以持之  
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  
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  
逾惡是非損益之微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  
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

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對曰蓋為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

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常縱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縱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縱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耶常縱曰嘻是已常縱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邪常縱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

亡常搃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治之柔邪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邪常搃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曰此觀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為平子曰柔無乃脆乎

叔向曰柔者紐而不折廉而不砥何為脆也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虧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夫懷謙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則安往而不得其志乎平子曰善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交友絕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人為善者天報以福人為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務何以脩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慎之則無害災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顛魚鱉以淵為淺而穿之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宮急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

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單快曰國有五寒而冰凍不與焉一曰政外二曰女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卿士而國家敗五曰不能治內而務外此五者一見雖祠無福除禍必得致福則貨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已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鳥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祉王名必信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為禍至殷王武

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脩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反為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為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

石讎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慎也死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

臣不任足以亡國爵不用足以亡親佞近讒足以亡舉百事之時足以亡使民不節足以亡刑罰不中足以亡為失衆心足以亡外甥大國足以亡

夫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頃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衆兵強國富又得霸者之餘尊驕蹇怠傲未嘗肯出會同諸侯乃興師伐魯反敗衛師于新築輕小嫫大之行甚俄而晉魯徃聘以使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鞍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斬逢丑父於是懼然大恐賴逢丑父之欺

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  
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界下諸侯  
國家內得行義聲聞震乎諸侯所亡之地弗求  
而自為來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詘免變化  
以致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其得失  
之効也  
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衰滅之過  
在於得意而急浸蹇浸亡晉文公是其効也晉  
文公出亡脩道不休得至于饗國饗國之時上  
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強楚主會諸侯背畔天  
子失道出居于鄭文公於是閔中國之微往咎

犯先軫陽處父高愛百姓厲兵戍工四年政治  
內定則舉兵而伐衛執曹伯還敗強楚威震天  
下明王法率諸侯而朝天子首不敢不聽天下曠  
然平定周室尊顯故曰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  
道浸章浸明文公於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湯武  
之心作而忘其衆一年三用師且弗休息遂進  
而圍許兵亟弊不能服罷諸侯而歸自此而急  
政事為狄泉之盟不親至信衰誼缺如羅不補  
威武詘折不信則諸侯不朝鄭遂叛夷狄內侵  
衛遷于商丘故曰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急浸  
蹇浸亡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群  
臣皆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說之色太子  
亦然田子方稱曰為子起與無如禮何不為子  
起與無如罪何請為子誦楚恭王之為太子也  
將出之雲夢遇大夫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  
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  
為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  
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為其若是工尹曰向  
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審如此汝將  
何之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  
而請習之

子贛之承或在塗見道側巾弊布擁蒙而衣衰  
其名曰舟綽子贛問焉曰此至承幾何嘿然不  
對子贛曰人問乎已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  
言曰望而黷人者仁吾親而不識者智乎輕侮  
人者義乎子貢下車曰賜不仁過問三言可復  
聞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贛參偶  
則軼五偶則下

孫叔敖為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  
衣鹿裘衣冠白冠後來吊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  
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  
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吊豈有說乎父曰有說

身已貴而驕入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  
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憂之孫叔敖再拜  
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  
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  
三者足以治楚矣

魏安釐王十一年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  
與秦孰強對曰不如秦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  
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而不知也芒卯之賢三  
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奈  
寡人何也今以無能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  
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然申旗

伏瑟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六晉之時智  
氏最強滅范中行氏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  
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滿者三板  
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韓康子為驂乘智伯曰吾  
始不知水可以亡入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  
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  
子履魏宣子之足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身  
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雖強不過智氏韓魏雖  
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  
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丹之山

東矣獨無一言以教丹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忘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智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為之故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

廉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齊桓公為大也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而棄酒於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

楚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持酒而進之子反曰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醉而寢恭王欲復戰使又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於是恭王駕往入幄聞酒

臯曰今日之戰所恃者司馬司馬至醉如此是  
亡吾國而不恤吾衆也吾無以復戰矣於是乃  
誅子反以為戮還師夫較陽之進酒也非以如  
子反患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  
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羞小耻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衆春秋有其  
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  
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夫秦伯與吾先  
君有結先君一日薨而與師擊之是孤之負吾  
先君敗鄰國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軫曰先  
君薨而不吊贈是無哀吾喪也與師徑吾地而  
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桓畢尚薄室無哀吾喪  
也與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先軫與  
兵要之殺擊之匹馬隻輪無脫者大結怨構禍  
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  
卒喪其師衆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故好戰之臣  
不可不察也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從而忘其妻  
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  
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為天  
子富有天下不脩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  
荒淫于樂沉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

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絲絲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

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日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魯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魯哀侯曰臣始為太子之時人多諫臣臣受而不用也人多愛臣臣愛而不近也是則

內無聞而外無輔也是猶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鑣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交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

足以為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盖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踣此之謂也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脩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虧讓謖亂正  
心衆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汙  
辱難測洒敗事不可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  
幾何夫微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  
也謾諛者窮辱之舍也取虐於人者趨禍之路  
也故曰去微幸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虐於人則  
稱為君子名聲常存怨生於不辨禍生於多福  
安是存於自處不因在於毀豫存亡在於得人  
慎終如始乃能長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身已  
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謂要道也  
顏回將西游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

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  
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  
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  
數而比踈不亦遠乎不脩中而脩外不亦反乎  
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  
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  
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曰能治敬以助天時  
凶命不至而禍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  
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  
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

見高山之崩深谷之壑大都王宮之破大國之  
滅吾嘗見高山之為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  
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為谿谷君子為御  
僕吾嘗見江河乾為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  
霜子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  
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慎  
五本哉

魯有恭士名曰杞汎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  
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  
危一食之間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為之  
禮魯君問曰杞子年其長矣不可釋恭乎杞汎

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  
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  
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汎所謂率者也固未能自  
必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矰繳尚得而加之虎  
豹為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  
多行年七十常恐笱質之加於汎者何釋恭為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  
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鷂下  
畏網羅夫入為善者少為讒者多若身不死安  
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  
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劉向說苑卷第十



